

拜

經

日

記

拜經日記第三

武進臧氏學

羣公廩

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盛注盛者新穀魯公燾注燾者
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

當衍相連爾疏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燾者

謂下故上新裁可半平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
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
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
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慊於無當陽鄭

云慊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
失之故作慊慊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
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慊案說文五下嗇愛濇也
從來从向向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廩古本當也釋文

作鮮

也釋文

引舍人注云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廩矜也寶物可矜
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

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所聞之世廩廩近
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

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義合可證廩字無誤

許宗彥案

漢書循吏傳序此廩廩庶幾揖讓君子之遺風矣廩
廩字與何邵公義同師古釋廩廩爲有風采誤矣公

羊有嚴顏二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濂濂古讀如廉濂廩聲相近故文異濂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燾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燾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卽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

容齋續筆

宋洪氏邁容齋續筆載周蜀九經三史等題銜款式及

分書人姓氏頗詳委茲錄之可略見古書真面目也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部峽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尙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尙書

者按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
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鑄其字體亦皆精謹唯三
傳至皇佑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
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
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他廟諱皆只闕畫蜀
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街大
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
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
監司亦與之雁行也

陸氏間載北學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據音義南學爲多間載北方學者之說則稱北以別之如天官醢人茹下云音卯北人音柳箔下云音迨當徒來反沈云北人音禿改反宗伯瞽矇怵懼下云勅律反北本作休考工玉人鹿車緝下云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庸案說文柳卯聲而卯从卯是郊柳同聲北人音郊爲柳此古音也鄭仲師引國語有怵懼字案楚語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章宏嗣注休嘉也動行也蓋聳善所以

勸之抑惡所以戒之昭明德所以休嘉之廢幽昏所以
恐懼之鄭韋所據國語正同陸德明賈公彥作怵直形
近之譌惜未知定從北本也陸引北俗語以證劉音之
未失劉昌宗其本北音乎陸於北學蓋未深究故引俗
語證之猶落下載北音禿改反必述沈重之言也

明堂陰陽

漢書藝文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又明
堂陰陽說五篇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錄太平御覽
引明堂陰陽說初未解陰陽二字所本布衣鈕匪石

玉云漢書魏相傳稱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

樹

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下云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是月令本諸易義故云明堂陰陽蔡伯喈論日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

不服闇

王輔嗣注易頤初九云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此見道之言士君子守身之法稍違之未有不遇辱者也夫辱及一身猶小焉者然孰非人子孰無父母曲禮記曰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注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案康成夜行之說

特以其淺者言之耳暗室屋漏之中時時自省戒愼乎其
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是衣服闇之精義也

以禋禮哀圍敗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禮哀圍敗賈疏曰此經本不定
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作圍敗案此經上下文若死
亡凶札禍裁寇亂皆重字不應此句獨作國敗蓋馬季
長訓敗爲國見敗於人因以經亦誤作國敗其實必同
爲圍字

宋雕左氏釋文

嘗見毛子晉所藏宋雕左氏釋文一卷較之葉林宗影

寫本更善如定十四年檇李檇作椎下凹此漢魏以來俗作故陸云依說文从木言當作檇爲正也乃葉本及通志堂徐本俱大書檇字則陸語爲贅矣哀八年水茲音玄本亦作滋子絲反因正作茲或作滋故陸氏隨字爲音說文玄部云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德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亦合乃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遂並作茲字徐本覺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茲作水滋非特失漢唐相傳之舊且乖陸氏之音矣而此皆不誤每葉魚尾上大若干字小若干字卷末有摠計經若干字注若干字

蓋亦唐宋校勘定式而此卷摠數葉抄遺落徐本亦闕
至魚尾之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寔
失其真矣

大割牲祠于公社

禮記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作大
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學士盧召弓云高注大割殺牲
也則本無牲字可知庸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月令
云呂割下有牲字是宋本呂令原有牲字詩七月正義
引月令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又初學記四歲時部
引禮記曰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

門間是可證戴令與呂覽同有牲字且鄭康成注記曰
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亦似本有牲字

三分天下有其二

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釋文作參分云七南反本
又作三案梁皇侃義疏本作參分疏云參三也又文選
班孟堅典引李善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可見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分且古經傳參三
字多作參自宋初邢昺撰疏定作三字後朱子集注從
之原本不可復矣

後漢書伏湛傳云所以重人命俟
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道千乘之國

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釋文道本或作導皇侃本作導

朱子集注作道云去聲治也顧子明文炳云說文彳部

道所行道也从彳从首寸部導導引也从寸道聲二字

義異孟子夫道若大路然故道爲道德字導引所以趨

歸善故導訓治書禹貢濰淄其道沱潛旣道字孔傳意

作路導岍及岐導河積石字孔意訓爲治論語此注馬

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苞氏曰導治也據皇本是當作

導爲正矣庸案作道訓治必讀爲導方可集注去聲正

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旣道惟留其道沱潛旣道

師古注皆云一說道讀曰導治也可證又爲政篇道之

以政釋文音導皇本作導余弟和貴云後漢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云所謂導之以政李賢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云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云皆論語之言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論語導之以政又八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琴操多魯詩說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其言詩顯與毛異蓋本魯申公遺說文選注載騶虞鹿鳴二事王伯厚詩

考於鹿鳴篇錄文選注然僅存數語遠遜御覽之完善
今記此以爲誦讀之助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
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
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
外迫禮義歎傷所處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伐檀者
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蔽素殮在位閔傷怨曠失
其嘉會夫聖主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
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
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

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疑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虞書正義

尙書虞書正義曰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剗剗剗云臚宮剗剗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

言鄭注不同於夏侯等書案夏

侯二十九卷古文增多十六卷其二十九卷與夏侯同鄭注古文但注二十九卷未注增多之卷故云篇與夏侯等同經字多異者鄭爲古文自不同於夏侯等今文故下歷陳夏侯等書之異以見鄭注古文不與之同所以明鄭爲賈馬之學也正義證今文之異而先提明夏

侯等書四字於文法本自顯然乃閻百詩尙書疏證誤讀正義謂夏侯等書宅嵎夷鄭爲宅嵎鐵下昧谷等並放此倒置古今誣妄穿鑿近之言尙書並襲其謬惟金壇段氏尙書撰異與余印合

宅嵎夷

釋文嵎夷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鏡史記索隱夏本紀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鏡說文土部云嵎嵎夷在冀州暘谷立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尙書曰宅嵎夷山部暘暘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嵎鏡暘谷也又嵎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間汪芒之國从山禺聲案錢

曉徵說許叔重偁書曰者孔氏古文不偁書曰而直載
書辭者歐陽夏侯是古文尙書作宅媯夷今文尙書作
宅媯鍤古文媯从土爲本字今文媯从山假作封媯山
字或省作媯尙書考靈曜及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
載亦多今文故俱作媯五帝本紀作郁此又是今文之
異蓋既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故三家之中互有不同
陸德明云史記作媯鍤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
作媯夷俗人以尙書改耳毛本注疏鐵字宋板正義作
媯據說文釋文二書媯必鍤字之譌鄭注禮記月令引
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媯夷也夷字亦當爲鍤史記索

隱作鐵與毛本正合說文金部鍤爲古文鐵是鍤鐵同字也尙書之有古文今文猶云舊本新本耳非論字之今古故鄭經嘗有今字夏侯等書亦有古文如鍤爲古文鐵此卽今文中之古字也然則夏侯等之爲宅峒鐵可無疑矣又據說文古文尙書作暘谷今文尙書作暘谷而史記作湯谷者又見淮南子及說文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之異也

昧谷

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載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因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甚違

不知蓋闕之義誤莫大焉尙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鄭
注云柳聚也周禮縫人注康成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
云伏生書柳又史記五帝本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
谷裴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柳谷案虞仲翔之奏知虞
氏所見古文尙書本作卯谷虞意卯柳同字且今文尙
書正作柳謂卯當讀爲柳鄭讀爲昧故以爲誤考說文
云𠄎冒也莫飽切酉就也與久切𠄎古文酉从𠄎𠄎爲春門
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𠄎閉門象也是古文
尙書作卯者取秋時閉門之象萬物已入之意義本精
實鄭氏讀爲昧者說文日部云昧闇也門部云闇閉門

也則昧與𠄎義同𠄎从𠄎與昧聲又相近若古文𠄎世所不習學者多聞昧寡聞𠄎因轉爲昧以便人易曉雖改其讀而不易其義也至今文桺字論其本訓𠄎桺原同鄭注書傳訓桺爲聚亦與萬物已入義相近然說文以爲小楊故加木旁別之核之古文特同聲假借字耳鄭所以不從乃虞氏反欲讀𠄎爲桺是不能通知古義而徒以今文讀之也已誤實甚而妄議鄭爲誤此真違不知蓋闕之義然因是而知古文經本作𠄎鄭以爲昧當具於注云𠄎讀爲昧而不易經字今竟作昧必僞孔從鄭義所改如黎民阻飢本作俎飢鄭注云俎讀曰阻

據宋板而孔本竟改作阻訓爲難可取以證也尙書大
詩疏傳伏生今文也而作桺穀故鄭注周禮引桺穀賈疏以
爲伏生書太史公亦從今文作桺後人以僞孔改之幸
徐氏所見舊本尙作桺然已不能定從之矣而鄭爲昧
谷夏侯等爲桺谷尙何疑哉

心腹腎腸

三國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云今文
尙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沖魏都賦
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尙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
試也宋洪适隸釋五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颺歷

案孔疏憂腎陽者字之譌也當爲優賢揚歷古文尙書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文尙書作
今余其敷優賢揚歷句告爾百姓於朕志合心腹爲優
字以腎腸爲賢揚又歷字上屬蓋謂今余布優賢之典
歷試衆職告爾百官以我志也義亦可通然文恐因形
聲相近而誤當以賈馬之學爲正漢世今文甚盛古學
希少故唐扶頌左思賦管寧傳皆本今文爲說僞孔傳
此云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核之於經允協安
知非本諸鄭義裴松之所云與今文與孔氏言夏侯等
書正相印合是可證鄭注古文之作心腹腎腸矣

臙腓刑

堯典流宥五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見五帝本紀集

解

呂刑訓夏臙刑墨辟劓剕宮辟大辟周禮司刑

掌五刑之灋墨罪劓罪宮罪剕罪殺罪鄭注禮改臙作
別又引書傳曰其刑臙賈疏云臙本苗民虐刑書傳云
臙者舉本名也公羊襄二十九年何注云古者肉刑墨
劓臙宮大辟而五徐彥疏引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爲
腓呂刑有荆周改腓爲別說文支部云斲去陰之刑也
从支蜀聲周書曰別劓斲黥案此經言苗民作虐刑而
首曰臙乃臙之名所由本伏生書大傳何邵公公羊注

鄭康成司刑注及駁五經異義凡言臙者皆本此經夏侯等今文最是也而古文作別者蓋臙腓別三事皆足刑對文雖異散言皆通說文足部及爾雅釋詁云跣踞也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載此經荆俱作臙故臙陶改臙爲荆周改荆爲別今文作臙舉其本名古文作別以周法言之也凡同一書而文駁者非形聲之異卽義本可通作臙作別文異而義合作則則大相乖舛今文雖與經傳合而古文不可通矣乃僞孔作則訓爲截耳夫此經五辟及司刑五罪皆同而無耳刑可見作則之不足信幸說文引書別劓斲黥知孔氏真古文本作別

剗今改刵而字又倒置疏引鄭注云刵斷耳剗截鼻亦
剗字在下與說文同疑鄭亦作刵注斷耳本作斷足正
義欲扶孔抑鄭遂順孔以改鄭如堯典昧谷鄭作卯谷
而正義因孔改昧字遂云鄭作昧谷經尙如此而况注
乎疏又引鄭注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
陶之爲是鄭意以苗民用刑特深刻有異臯陶之明允
耳其五刑之制原同臯陶臯陶五刑無刵則苗民亦無
刵也蓋嘗綜核之言五刑者尙書呂刑與周禮秋官各
二而無不同呂刑古文曰刵今文曰臄卽下文之腓也
古文曰臄今文曰宮卽下文之宮也古文曰剗今文曰

庶剝

庶讀爲煮見秋官庶氏注

卽下文之墨也今文曰割頭

古文闕案卽上

戮

卽下文之大辟也剝則古今文與下皆同司刑墨劓

宮與呂刑同劓與古文劓及今文臙同殺罪與今文割頭及下大辟同掌戮墨劓官劓與司刑同髡爲完體與殺爲斷體相反而相當而爲臙腓劓而不爲劓諸經更無不同也近之言尙書者於正義所述古今文皆倒置之蓋因鄭注亡闕無可取證又未知縫人注所引爲今文也至此篇鄭注猶存并有許氏說文所引遂難以古文爲夏侯等書而因疑臙宮劓割頭庶剝是下墨辟疑赦五節之鄭注正義誤牽引之則益違不知蓋闕之義

今既證明五刑之異同而古今文亦瞭然矣

宅西曰昧谷

宅西曰昧谷鄭康成周禮縫人注度四曰柳穀蓋古文宅字今文多作度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帝本紀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禹貢降丘宅土風俗通山澤篇引作降丘度土三危既宅史記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毛詩皇矣此維與宅論衡初廩篇引作此惟予度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鎬京毛詩亦古文也禮記是漢儒所傳爲今文猶尙書之有古今文也許書載古文宅字與度字形相近漢人遂俱誤作度

禮堂謹案宅度二字

音相近宅託俱从毛得聲又澤鐸二字亦可見
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案爾雅釋天東風謂
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注云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
生長之風也蓋伏生今文借穀爲谷爾雅及崔譔本莊
子俱借谷爲穀也此類夏侯等三家不必盡同

割頭

今文尙書割頭古文無之案經云惟作五虐之刑不應
述四而遺其一此今文勝於古文者許叔重引云刑劓
斲黥鄭康成注云苗民爲此四刑是許鄭所傳並是四
事顧子明云經古文是倒句法順讀當云爰始淫爲劓

則椽剝殺戮無辜連殺而言實五案如顧說今文割頭
爲贅矣

命大封

呂氏春秋孟夏紀命大封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行爵
出祿必當其位淮南子時則訓依漢制改大封爲大尉
漢儒傳禮記從之俗本呂覽又同月令作尉朱子儀禮
集傳集注云呂尉作封今據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
黃帝得大封而辯於西方故使爲司馬高氏誘注仲冬
命神農將巡功云昔炎帝殖穀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
官爲神農則此亦因大封治西方職爲司馬後世因名

司馬爲大封也考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是大尉卽漢之司馬淮南改呂覽以從漢制不作司馬而作大尉者以漢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王以謀反誅在元狩元年已不及見矣鄭康成因大尉秦官而以月令爲秦制蓋未考之呂覽歟又案周官大司馬之職進賢興功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及虎賁氏旅賁氏

皆屬於司馬所謂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皆其職也

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

禮記曲禮下予一人鄭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案儀禮覲禮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據此則禮記注所引覲禮乃今文十七篇而非鄭氏校定之本故實來作寔來予一人作余一人惟嘉之當作賀之而仍作嘉恐是後人據鄭注本私改實寔予余字淺學者不顯見其異因得存其真也余弟和貴謂漢人引儀禮多今文於此尤信

易

濟實受其福禮記坊記
作寔受其福此一證

一人冕執脫

岳氏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
字也案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
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字
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庸案書本作銳故釋
文音以稅反諸本皆作銳是也越中注疏正文作脫蓋
卽銳字之譌說文當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徐鼎臣本允皆作允音余
準切蘇子瞻書傳亦據此謂銳當作銳後蔡仲默從其

說岳氏所見之說文似尙作銳字

以炮土之鼓毆之

岳氏沿革例又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
注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元謂燔
之炮之炮以文義觀之當云炮之之炮炮之之下逸一
之字旣諸本皆然今不敢添案謂逸一之字是也因炮
下有之或疑爲衍故刪其一岳見諸本皆然而不添謹
之至也勝於妄爲刪補者多矣又故書以土泡之杜子
春讀泡爲苞字从艹鄭康成讀泡爲炮字从火此云杜
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氏始讀从火

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周禮中此類甚多余嘗假得宋雕小字本及王伯厚玉海影宋抄釋文互相校勘改正處頗夥

拜經日記卷第三

經六千八百二十七字
注一百七十三字

拜經日記第四

武進臧氏

人莫知其子之惡

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咄至美也至美而不加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高誘注惡醜也案禮記大學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事當本此惡謂體貌醜惡非言行之善惡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說惡人醜類者也與此惡字正同蓋子之惡苗之碩皆衆目共見

不待察而可知者故以莫知爲偏若內行之善惡莫知
益無足怪矣又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卽此知美
之惡知惡之美二語

不吳不敖

經義雜記云詩絲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云人自
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則今作
吳是從唐定本孔氏本作不娛又泮水不吳不揚箋吳
譁也正義云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
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鄭讀不吳爲不
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則正義從王

肅說爲不誤其解鄭義仍同前篇爲不娛經文前後並

同毛於前篇訓譁於此不當別解從鄭爲是庸案陸氏

釋文絲衣篇本作不娛舊作吳云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

吳舊皆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从口下大故

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泮水篇

本作不娛舊作吳鄭如字譁也王音誤作吳又又字舊在譁也下

音話同蓋鄭本毛詩前後皆作不娛娛樂必謹譁故傳

云娛譁也泮水文同毛好簡無傳箋云娛譁也正用毛

義王肅每與鄭殊見韓魯及毛本或有作吳者因改泮

水爲吳而讀爲誤謂不過誤有傷以異於鄭其不改絲

衣而改泮水者絲衣傳有明文而泮水則無也肅旣自云述毛學者多爲所惑故唐定本前後作吳并肅所未改者亦改之而陸氏則從六朝舊本作娛故於絲衣云舊如字說文作吳於泮水云鄭如字王作吳以別異之孔氏於絲衣據毛傳爲說不從定本於泮水因毛無傳遂用肅義以釋經而別爲箋疏仍是作娛且云鄭讀不吳爲不娛彼以肅本吳字爲據故反以作娛爲鄭讀抑知果經作吳鄭讀娛箋必有吳讀爲娛四字矣庸因高祖玉林先生之說而參知鄴王陸孔異同并校正毛詩音義舊本之譌自信不誤辛亥爲學士盧召弓撰經典

釋文考證卽用斯說而學士未盡從謂鄭讀吳爲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當作讀虞史記引詩不虞不鶩虞娛古通用因改釋文不吳爲不虞以應合下說文作吳等云段若膺又謂毛詩本作吳釋文無誤絲衣云說文作吳者因下文何承天云當爲吳而設也泮水云作吳者因王音誤嫌字不作吳故重申之也惟訓導劉端臨台拱以余說爲是段若膺云舊如字者對何氏開化反而言也釋文作吳正義作娛其本不同泮水云作吳音話同

吳娛虞

說文矢部吳姓也又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徐鍇

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案詩釋文云不娛說文作吳吳大言也是必許叔重於吳下引詩不吳不揚故陸氏知說文作吳若如今本不引詩陸氏不得輒云說文作吳疑因徐楚金徵詩而節許氏所引以避複鄭本作娛而許作吳者吳娛聲相近兩家所據不必盡同王肅改經亦難杜撰余所謂毛本或有作吳是也然毛鄭云娛譁也許云吳大言也娛樂則謹譁大言許義原與毛鄭同惟王肅音誤謂不過誤有傷爲臆說耳經義雜記云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驚封禪書引詩不吳不驚

而索隱仍作虞字則封禪書乃後人依毛詩改耳洪适
隸釋八衛尉衡方碑云剋長剋君不虞不陽亦用詩不
吳不揚之文庸案虞娛字通孟子驩娛字作虞詩出其
東門聊可與娛釋文云本亦作虞山井鼎七經孟子考
文載足利本正作與虞以史記兩引絲衣不虞衡方碑
一引泮水不虞而見前後娛字兩漢諸儒義無不同乃
王肅獨音泮水爲誤益足證其謬矣不特非毛公之義

顯與毛悖且非齊魯韓之義也

史記漢碑作虞說文王肅作吳娛虞皆从吳聲

故通公羊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釋文云虞木或作吳音虞東京賦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山海經作騶吾

哀公問社於宰我

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皇氏義疏陸氏釋文皆云鄭本作問主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杜元凱注引論語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又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邵公注引論語疏曰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又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粟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
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
無駁從許義也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謂社稷者后土田正
之神田主者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哀公問社卽問后
土之主之樹故注云主田主謂社也見釋文皇侃疏及
初學記二十八
鄭之所注亦是魯論而不用張侯苞咸周氏廟主舊說
更參考古論根據周禮以爲田主足徵鄭學之闕通矣
許叔重撰五經異義於廟主從周禮說論語則從古本
以爲社主是義與鄭同故鄭氏無駁何杜注春秋皆用

魯論株守一家罔知古義學識遠在許鄭之下劉光伯規過當矣

穿踰

論語釋文陽貨篇云穿踰說文作窬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邊小竇音與一音豆余弟和貴云皇侃邢昺本皆作窬集解載孔安國注窬窬牆也皇氏義疏曰傳云窬門珪窬窬竇也則穿窬乃鑿孔小盜字當从穴音豆論語陽貨孟子盡心下皆當作穿窬俗本往往多誤今陸氏作踰經典釋文考證云讀爲孟子踰東家牆之踰非是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盡心下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宋孫氏爽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案乎訓於爾訓此無乎爾有乎爾謂無於此有於此正孟子明以自任語若今本上下句各一衍字徒作決絕之詞大非子輿氏平日口吻是當從陸善經本趙邠句云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如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耳歎而不絕之辭則趙所見本與今同

愠怨也

詩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毛傳愠怨也釋文及注疏

本皆作怒也非是幸孔氏正義尙作怒字李善注文選
張平子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愠怨也論語人不知而
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教授錢學源塘云愠怨聲蓋俱
合何晏訓作怒者非又說文心部本作愠怨也見詩縣
正義及一切經音義所引與毛詩傳正合而徐鼎臣本
亦改爲怒字古義湮沒此類不少趙邠卿盡心章句下
愠于羣小怨小人聚
而非議賢者也
亦訓愠爲怨

冥窈也

詩斯干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
噲猶快快寬貌噦噦猶媚媚明貌正義曰冥幼本或作

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
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
故據王注爲毛說案以廣言之曰噦噦其正以深言之
曰噦噦其冥毛傳長也當從崔靈恩音直良反謂室之
寬長故箋云噦噦寬貌王肅音丁丈反非是傳幼也當
從陸孔所見本作窈也崔音沓謂室之深窈室窈者多
闇而斯室則窈而明故箋云噦噦明貌王肅作幼非也
爾雅本作冥窈也漢樊光習三家詩今注冥窈而引詩
噦噦其冥是魯韓義與毛同以冥爲窈孫叔然亦是窈
字故云深闇之窈王肅好與鄭難因改傳以誣毛謂二

句言宣王之臣長者少者考此章正言宮室何得忽及其臣且毛傳之作窈有崔靈恩集注可據爾雅之作窈有樊孫等注可據而許氏說文亦本作冥窈與爾雅毛傳正合今作冥幽也非乃肅敢輒改作幼誣妄甚矣晉郭景純鮮通古義不從樊孫而從王肅深可取笑孔冲遠雖知冥窈寶安而困於未達毛傳正長之旨因據王注爲毛說雖曰限於不知亦深違蓋闕之義矣

文昌

今人所奉文昌星乃北宮斗宿六星而非中宮北斗文昌宮六星所奉魁星乃斗宿六星之首二星而非中宮

北斗魁首及西宮奎宿十六星何以言之南斗爲廟古者賞爵祿於廟故南斗主進士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壽士類所以尊禮之文昌宮天之六府較南斗爲尊其職司尤大六星一曰上將建威武二曰次將正左右四曰司命主災咎五曰司中主左理是所主與斗宿不同故斗宿主文而文昌宮主武今制軍禮祀文昌星正此又斗宿主壽而文昌宮司命主災咎亦異惟三曰貴相理文緒六曰司祿賞功進士與南斗職司相涉俗人因號斗宿曰文昌以美其名道家文昌孝經有南斗文昌之言此其明證也書堯典禮于六宗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標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注皆以文昌宮第四第五星當之可知文昌宮乃天神之尊者古帝王俱爲崇祀非列宿可得而擬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魁羹斗也从斗鬼聲鄭注禮記檀弓不爲魁云魁猶首也蓋魁字因斗成文其訓爲首故北斗七星之首曰魁南斗六星之首亦曰魁或舍魁言奎是未識魁字从斗訓首之旨矣史正義及晉志言南斗六星南二星爲魁一名天梁文昌孝經言南斗所屬有魁星則今魁星爲南斗之首無疑若北斗七星書所謂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甘氏云人君號令之主且較文昌宮爲尊而第一名天樞第二名旋

第三名機第四名權又各有本名無容一魁星而有四名如以北斗之魁爲今魁星而屬於文昌不失其尊卑之次乎至西方奎宿十六星此天之武庫主兵而不主文有歷代史志可據謂奎壁爲圖書之府者文人相傳不經之談實無所本顧寧人以奎爲文章之府誤一不知本當作魁而云改奎爲魁誤二奎爲西方白虎七宿之一而云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誤三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摠謂之魁而云魁爲北斗之第一星誤四首謂之魁呂覽云魁士名人何嘗非佳語以僞古文尙書有殲厥渠魁之言而病其不雅俊誤五今采錄經史舊

文作北斗七星文昌宮六星考第一斗宿及魁星考第二奎宿考第三壁宿考第四

北斗七星文昌宮六星

史記天官書中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杓攜龍角

孟康曰杓北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

衡殷南斗

晉灼曰衡斗之中央

殷中

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云斗第七

星法大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

夜半建者衡

徐廣曰第

五星衡殷中州河濟之間

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

平旦建者

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孟康曰傳云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

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

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

漢書作海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私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

戴匡六星

晉灼曰似匡故曰戴匡也

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

漢書作司祿

六曰司祿

漢書作司

災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

能

蘇林曰音三台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杓端有兩星

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

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爲天矛漢書天文志

同

司馬貞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

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

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

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機宋均云殷當也說文云杓斗

柄音匹遙反卽招搖也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
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
象故曰文昌宮春秋元命苞曰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
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
理也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
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
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
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
星爲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 甘氏
星經上北斗七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爲帝車魁四

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齊七政斗爲人君號令之主
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第一名天樞第二名璇
第三名璣第四名權第五名衡第六名闔陽第七名瑤
光文昌六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營計天下
事其六星各有名色黃光潤則天下安萬物成 晉書
天文志上中宮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
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
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
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一至四爲
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

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彊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北

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
威武二曰次將尙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
曰司祿司隸賞功進士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
曰司中司寇大理佐理寶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
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
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
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
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
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
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

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樞燎祀司中司命注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
文昌宮星元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
上能也釋曰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
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
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
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
命故兩載之後鄭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案
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
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

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上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引此以破先鄭也尙書堯典禋于六宗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禮記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曰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則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標則以下爲端也

斗宿魁星

史記天官書中宮衡殷南斗張守節正義南斗六星爲天廟丞相大宰之位主薦賢良授爵祿又主兵

當有一
曰二字

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二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

占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祿行又天官書北宮南斗爲

廟漢書天文志同正義南斗六星在南也 甘氏星經下斗宿

南斗六星主天子壽命亦云宰相爵祿之位一名天斧

當作府二名天闕三名天機大明王道和平將相同心帝

命壽天下安 晉書天文志上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

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

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相天府庭

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

王道平和爵祿行 宋書天文志一太康八年九月星

李於南斗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又天文志二升平
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
赦天下受爵祿

奎宿

史記天官書西宮奎曰封豕漢書作豨爲溝瀆婁爲聚衆漢書

天文志同正義奎十六星婁三星爲降婁於辰在戊魯之分

野奎天之府當作武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西南

大星所謂天豕目占以明爲吉婁爲苑牧養犧牲以共

郊祀亦曰聚衆律書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

徐廣曰奎一作畫案集韻畫音奎壘也本此畫本毒殺之蟲能殺萬物奎星之主武取此名也說文奎兩脾

之間故爲溝瀆之象又爲藏也

後漢書蘇竟傳奎爲毒螫主兵庫李

賢注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 續漢書天文

志中奎主武庫兵

又五行志六同

晉書天文志西方奎十六

星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

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婁三星

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 宋書天文志二元康

五年四月有星孛於奎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咸康二

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奎又爲

邊兵 爾雅釋天降婁奎婁也李巡注降婁白虎宿也

見一切經音義六又九

孫炎注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

見春秋正

義四十
及邢疏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正義曰降降也婁歛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歛

壁宿

史記天官書北宮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漢書天文志同鉞作戊正義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

在壘辟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之兵壘辟陳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占之非故兵起將軍死也凌穉隆評林余有丁曰晉書天文志離宮下有東壁二星案北宮有壁星當是此太史公不載豈以軍壘壁爲壁邪黃帝占曰東壁失色大小不同則王者好武經士不

用圖書隱藏天下咸愚 石氏曰東壁主文章圖書府

故置壘壁以衛後 甘氏星經下壁宿東壁二星主文

章圖書也

事類賦天部東壁上帝之圖書注引星經曰東壁天子圖書之祕府也明則圖書集道術

行小人退君子入若不然天子好武賤文士賢人隱邪曲進

羽林軍星四十五星壘

辟十二星並在室南主翼衛天子之軍 晉書天文志

北方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

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

不用圖書隱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羽林四十五星

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辟陣十二

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爲營壅也 爾雅

釋天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注營室東壁北方宿

名

見春秋正義四十

司中司命

鄭康成注禮記招搖在上以招搖星在北斗杓端正本
太史公天官書孔沖遠失檢以搖光爲招搖誤甚大宗
伯之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當從後鄭說爲文昌宮第
五第四星不得以上台中台亦有司中司命之號而岐
指之應仲援風俗通祀典篇亦同康成說天官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武陵太守星傳同康成注
周禮亦四爲司命五爲司中春秋元命苞四爲司祿在

司命司中之上晉志本之與天官書等微異漢書四曰
司命與天官書星傳周禮注俱同而司祿在第五六爲
司災而無司中是不特與大宗伯天官書等乖舛且與
元命苞及晉志俱不合案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則司
命卽司災晉志司命下云司怪主滅咎是也今別出司
災而無司中非是豈班孟堅學術反在唐人所修晉書
下乎此必後人妄改班志文當與史記同晉志一曰司
中司中二字毛本在四曰司祿之下此因寫者誤看旁
行而錯入茲移正

奎叟

奎婁本二宿以同在西宮而位相次故連文稱之一曰
降婁降謂奎也奎爲溝瀆有降下義故爾雅釋天鄭注
月令皆以奎婁爲降婁也北宮辟宿天官書以爲壁壘
余有丁之說是也則壁亦主武後人誤以屬文與言奎
正同嘉定錢氏撰史記考異言天官書北方七宿不及
東壁蓋傳寫失之然漢志與馬書文同亦無東壁豈俱
傳寫之失邪壁壘謂軍營之壘壁也故東壁主武此曰
軍西爲壘下曰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又
曰其失次有應見東壁又曰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
故在營室又曰營室東壁并州異名而同實也天文志
亦云軍西爲壘或曰星經有東壁主文章圖書而又有
壘辟十二星晉志以東壁爲天下圖書之祕府又有壘

壁十二星在二十八宿外與史記漢書不合蓋晉書唐人所修而星經或出後人掇集殆未足深信羽林軍四十五星星經晉志並同經載星圖亦四十五而史正義作三十五未詳孰是因文有連涉附考及之

爾雅注多魯詩

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雅卽樊光也其引詩多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今彙錄之而證以毛詩不特樊之異於毛者可見卽毛之不與樊同而俗本誤同之者亦見矣釋詁篇墳大也注引詩云有賁其首此見書盤庚正義餘俱見詩正義而毛詩魚藻作有頒其首案釋文引韓詩亦作頒云衆貌則樊氏所用非韓詩妃

媿也注引詩云天立厥妃而毛詩皇矣天立厥配或以

爲誤厚也注引詩云俾爾亶厚案潛夫論慎微篇俾

非也字正與此合又何福作胡福者毛詩山有樞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揚之水既見君子云何不喜而隸釋石經

魯詩作胡不日鼓瑟云胡不喜蓋毛詩何字而毛詩天

保作俾爾單厚柔安也注引詩云懷柔百神而毛詩時

邁作懷濡百神釋文云柔本作濡正義曰定本作柔集注作濡

云民之攸啞而毛詩泂酌作民之攸暨泂治也注引詩

云泂此羣醜案鄭箋云屈治也釋文引徐仙民云鄭

毛詩泂水作屈此羣醜案釋文引韓詩亦作屈云釋言

篇祺祥也注引詩云維周之祺而毛詩維清作維周之

禎釋文云祺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洵均也注引詩云

菀彼桑柔其下侯洵而毛詩桑柔作菀彼桑柔其下侯

旬釋訓篇溘溘淅也焯焯氣也注引詩云釋之溘溘

之焯焯說文火部引詩烝之焯焯而毛詩生民作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儵儵嘒嘒罹禍毒也爾雅釋訓文云儵儵焚本作攸攸引詩注引詩云

攸攸我里而毛詩十月之交作悠悠我里傳悠悠憂也義亦不同

釋草篇荷芙蕖其莖茄注引詩云有蒲與茄而毛詩澤

陂作有蒲與荷釋木篇瘼木苻婁注引詩云譬彼瘼木

疾用無枝說文疒部亦引詩譬彼瘼木而毛詩小弁作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毛傳瘼也釋獸篇麋牡麇牝麇注引詩云瞻彼中

原其麋孔有案鄭箋云祈當作麋麋麋牝也是鄭與樊同考鄭注儀禮士昏禮特牲饋食禮及禮記郊特牲皆引魯詩素衣朱綃而箋毛詩揚之水綃當為綃箋皇矣侵阮祖共以阮祖共為三國正義引張融謂魯詩之義如此又注禮記坊記所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爲衛失人定姜之詩釋文云此魯詩然則康成雖從張恭祖習韓詩而注三禮及箋毛詩所用魯詩爲多漢志所謂魯最爲近之是也此改祈爲麋蓋本魯詩而毛詩吉日作瞻彼中林其祁孔有麋鼠注引詩云麋鼠鼯鼠而毛詩魏風作碩鼠碩鼠其文與毛同而義異者不錄

拜經日記卷第四

經六千六百三十九字
注一千一百五十四字